诗意黄州

文/黄体军

黄昏,春天的黄昏。带来无数爱情的黄昏。

灰椋鸟从原野返回城市。

它们落在树上,落在高压电线上,落在人们心上。在它们翅膀的暗影里,白昼逐渐逃循、消失。

风儿,它牵动了什么?

一个女人在黄昏里行走。

一只猫在黄昏里行走。

《美甲风暴》中的一个女主人公在黄昏里行走。

《黄河之恋》中的一个男主人公在黄昏里行走。

风儿,它牵动了什么?

有一种只属于黄昏的风,它是黄昏的神经,它一次次感触到爱情之神秘的震颤。

黄州大剧院。“黄州之春”音乐会。

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即将开始,工作人员正对舞台作最后的布置。

观众陆续入场。

从外面的牡丹广场望过去,大剧院像一朵巨大的牡丹在灯火辉煌中绽放。

银座商场犹如一只流光溢彩的大船在黄昏里缓行。

一个老年乞丐挎着一只大包挨个儿在停车场要钱,他只要现金,不要实物,他拒收一元以下的零钱,并不时发出嘲弄之声:“哎,同志,你车都开上了,还差这一块钱?”

旁边肯德基,灯火辉煌,生意兴隆。少男少女们像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一样享受着上一代人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和成果。

停车场外边,人行道上,一个小女孩拉着妈妈的手频频往肯德基方向张望。

“妈妈,我想吃肯德基。”

“不是告诉过你吗?那里的鸡不能吃,全是三条腿的怪物。”

“可是,可是,他们为什么吃呀?”

旁边突然伸出一只乞丐的手,小女孩随着妈妈的动作躲闪着,但那只手仍紧追不舍。

“给,去吃肯德基。”

乞丐手里攥着一大把零钱,乞丐在黄昏里露齿而笑。他想满足一个孩子的心愿。

但女孩的妈妈没有接收,忙不迭地溜掉了。

在灯光的笼罩和保护下,星星,原野,土地,似乎分外遥远。

一个女人在黄昏里行走,风吹翻了她的连衣裙。走着走着,她变成了一只狐狸,消失于白昼和黑夜的拐角。

一只猫在黄昏里行走。它曾是一只流浪猫,后来被人收养,主人给它取名狐狸精。

一个小男孩牵着妈妈的手在黄昏里行走。母子俩时续时断的对话声:

妈妈,妈妈,你看一只狐狸消失了。

什么狐狸?那不是一只猫吗?

不,妈妈,你错了,猫是猫,狐狸是狐狸呀。

傻孩子,黄州城哪有狐狸呀?

妈妈,妈妈,你看,它又回来了。

它又回来了?噢,那不是一个女人吗?你应该叫她阿姨。

不,妈妈,你错了,它真是一只狐狸呢。

一只猫在黄昏里行走,它曾是一只流浪猫,后来被人收养,主人给它取名狐狸精。

风儿,它牵动了什么?

秋之声

文/贾崇信

或许是酷暑的原因,今年我特别渴盼秋天。

农历七月末的一天,从清早晨曦中一觉醒来,周身感觉微凉,才知道时令已接近处暑。秋天有如一位多愁善感的姑娘,早已倾心于我、又收到我的邀约,自然姗姗而来。

叶落而知秋。秋风缓缓吹过,一片树叶脱离母体,飘飘洒洒,从天而降,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分明看清碧绿色的叶脉,和形象逼真的纹络。也许再过几天,其他叶子都要落尽,把这颗树勾勒成一帧骨感的大写意,可它毕竟完成一生的使命:贡献氧气,制造叶绿素,奉献美丽青春,最后,把缤纷的落英,连同泛黄的记忆,都交给养育它的根,这种作为不是死亡,而是一种重生。

这个季节,大雁自觉排成人字型,扇动羽翼、鸣响歌谣,有节奏地向南飞翔。它们没有家,从小浪迹江湖,天南海北,都能找到它们的足迹,天生对气候的敏感,对环境的苛刻,又不得不行程万里、旅途辛劳,可谁又能说这种穿行在时间边缘的生活不够沧桑、没有激情?

秋雨肯定是秋天的护肤霜,时不时将这个世界打扮得分外靓丽。风雨欲来,云彩会把天空装扮成水墨油彩画,随着几声压抑的雷声,如雾如烟、如梦如幻的秋雨飘然而至;雨浓处,雨点滴滴答答敲打着窗棂和院中的水桶,各种思绪如房后青苔,没命地疯长。只身来到野外,看人们撑着雨伞行走在路上,感觉江南水乡别样的景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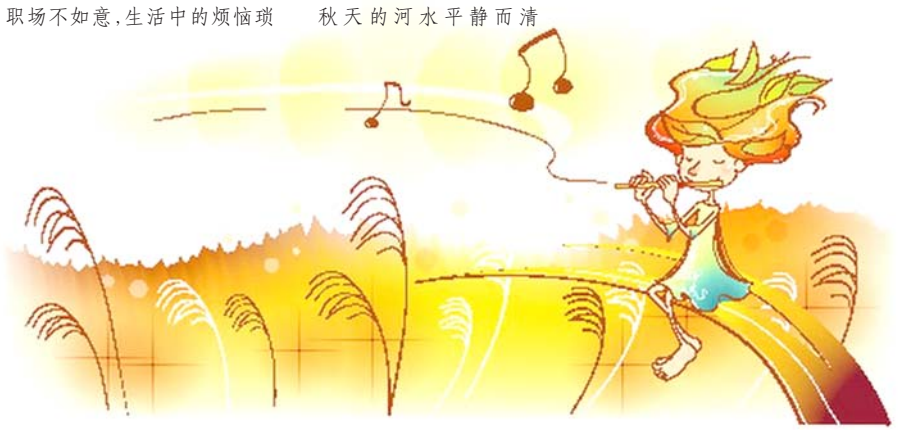
在雨里,最适合做的是沏一杯浓茶,然后捧读古典诗词,读一章平平仄仄,望一眼窗外细雨霏霏,让心脑浸润在原生态的意境里,江湖险恶、职场不如意,生活中的烦恼琐事,便统统会被这种超然脱俗的氛围洗涤贻尽,剩下的便是如沐清泉般的舒畅和惬意。

秋天的田野里不泛歌手:蝉、青蛙、蟋蟀、蛐蛐等,会一一向人们展示歌喉、恣意鸣唱。它们并不在乎场地——罅隙里、草丛里、麦垛下、在岁月的风口,都可以欣赏到无字的律动。它们也不在乎有无掌声,商夏王朝如此,春秋战国如此,延历史隧道,永不止歇。它们明白,历史是尊重民意的,它们应该有发言权,谁也没有权利阻止它们尽情诉说衷肠。

秋天的天空辽阔而淡远,秋天的河水平静而清澈,秋天的空气里也充满怡人的芬芳。

张晓风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我已经是生命中第二十四个秋天,却依然这样容易激动。”可是,于我而言,已经是生命中的第四十三个秋天了。每遇秋天,都是怦然心动、不能自已,看来对秋的喜爱和感动,与年龄无关,那是骨子里对美丽的向往,对丰收的期盼,对成熟季节与生俱来的敬畏。

哦,又是秋天,它带给人们的不只是凉爽,更多的是诗情画意。今天晚上,将有多少人如我一样,为这醉人的秋天无眠!



征集令

各高校陆续开学,亲,你是否还记得刚步入大学校园时的懵懂青春?是否还记得初次离开父母踏入异乡的情景?近期“墨香”向所有亲们征集大学入学报到时的稿件,您有什么特殊经历或者感触,都可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发给我们。

邮箱:qlwbhz@sina.cn,欢迎您的来稿。

流年染指寂寞 怎消彼岸冷落

文/于一

习惯了喧闹的初夜之城,繁华殆尽,一语文字,怎敌寂夜须弥。

——于一

是夜,晓风残月,霓虹闪烁交替,伴随着心灵的感觉,游荡在深夜的巷口。此刻,繁华早已逝去,只留下一些孤魂飘渺着,无思、无助、无为、无心,任初夏清风拂过寂落的思绪,淡然而又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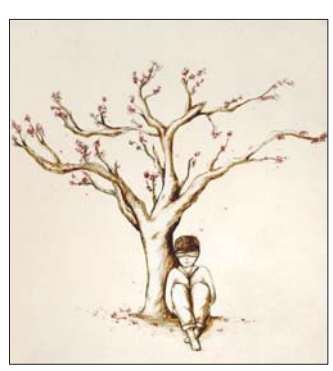
十字街头,一袭黑衣的男子,食指与中指间夹着一支香烟。明暗接替的火光中,丝丝忧愁不禁而至,缕缕青烟掩盖不住失落的面孔,凄美得让人心疼。走累了,坐在冷冷的长椅上,回味着初夜之时的繁华。车水马龙,万家灯火的小城,是两个人一起穿梭,艳华、柔情,携手与共,形形色色的万物,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陪衬。亦时,长椅上的男女情语缠绵,爱意切切,幸福喜悦弥漫之间,美丽的温存定格在浪漫的拥吻。可此时,回望右手旁,惆怅摧残着心扉,长叹一语:流年既已染指寂寞,那怎消这彼岸的冷落。

踏着月光浅行,停留在一个超市,拿几罐能致人清醒亦能使人迷醉的啤酒,怅然在天桥中央,无奈地酗饮。不觉中,思绪已觉凌乱,抑或是清醒了许多。怀抱着吉他,幽怨地拨弹伤感情歌,感叹曾奢华的时光,怀念曾美好的过往,浅浅淡淡,丝丝缕缕,余音袅袅,尽致挥洒心中的纠结与彷徨。曲曲哀伤,句句凌乱,不知不觉中,琴声嘎然而止。天地安静如初,寂寂中倾听哀怨的怒血回流。星光不再,喧嚣的天桥上只有一个尊如塑像的人,没有了昔日的激情狂野,失去了年轻的热血痴惘,把这尘世沧桑看尽,除尽那繁华的流离,沉默着,低落着……

适时,一辆车经过,闪耀的灯光苍白了凄迷的眼眸,双眼中两行泪水落下,滴在琴弦上,“铮”地一声划破了暗夜的寂寥。吉他声重新响起,反而显得有些盎然,却仍少不了些许悲凉,那是陈楚生的《寻找》。轻饮一杯冰冷的啤酒,浅唱着:“我像是迷失的孩子,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寻找一种叫幸福……”一遍一遍地弹奏着,轻哼着。累了,依靠在天桥栏杆上,看着星星点点过往的车辆,不觉中,梦款款而来。一个人,一把吉他,闪烁的霓虹灯,几个早已喝空了的啤酒罐,凄美地使人哀伤,他却浑然不知。

凉风袭过,终于从梦境中回来。起身,点烟,吸入,又深深地呼出,青雾中几度无奈掺杂着几度怅然。随手拿起吉他,斜背在身后,晃悠在返程路上。

家。打开窗子,依然有清风轻拂发丝。

电脑前,闪烁的荧屏,敲打下:流年染指寂寞,怎消彼岸冷落。

恰时,天也即将破晓,收拾今夜的思绪,也许我需要的只是唯美文字的意境。